

压在箱底里的喜报

魏传伟(四川成都)

从戎12载,共4次荣立三等功。2次是新闻报功,1次是军校学员,1次是宣传干事。第一次立三等功是1997年底,距今已整整26年。

两年前,现在所在单位干部档案审核时,发现竟然没有一张部队服役立功登记表,按照相关规定,我在部队的4次立功不能得到认定。去年办理退役军人证时,街道和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需登记服役期间立功情况,口说无凭,必须出具立功证书,或喜报,或登记表,如果三者都没有,有原部队证明也认。

从部队转业到省城,我先后下派地方,经历几次搬家,数次更换办公室,立功证书不慎全部遗失。无奈之

下,只有报告原部队和军校政工部门。部队首长十分重视并亲自关心,经多方证实后便出具证明,军人退役证才得以解决。这份证明也顺利进入到我的人事档案,立功情况也得到重新认定。

除夕前一天,父亲来到省城过年,与他谈及此事,我不免几许遗憾。他说,别急别急,我在老家箱子里一直珍藏了你部分三等功和“优秀士兵”的喜报,等我回去拍照发给你,让我喜不自胜。

记忆中,父亲喜欢把喜报粘贴在墙壁上,整整齐齐排成一列,整个墙壁在灯光的映照下红通通一片。他常常带着大哥、二哥的孩子来到

这面墙壁下,指着张张喜报,乐此不疲地给他们讲述我在部队立功受奖的情况。

后来家里经历了两次粉刷和简易装修,为了防止喜报破损和丢失,他用小刀小心翼翼地一张张喜报从墙壁上揭下来,压平褶皱,在大木箱子里铺上厚薄膜,一张张喜报薄膜重叠在一起,作为压箱底宝贝保存着。每年夏天,父亲都要把喜报拿到太阳下晒一晒,防止生霉和虫蛀。

父亲说,是时候交给我自己保管了,等过完年他回老家,去县城找技术最好的相馆,把每张喜报扫描复制一份装裱后再次上墙,再托信得过的

人把原件带到成都亲手交给我。同时叮嘱我,要立即告诉原部队、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和现在单位,免得他们再操心此事。

正月初三,父亲回到老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了锁的大木箱子,通过微信并视频连线把喜报发给我。看到被父亲妥善保存的2次三等功证书和3次“优秀士兵”喜报,我的眼眶不禁湿润起来……

这些喜报跨越了两个世纪,长达近30年时间,虽然有些褶皱,且颜色逐渐泛黄,背面还有少量干泥和浆糊的印迹,但它们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更蕴藏着八旬父亲悄无声息而又深邃浓烈的爱。

春节祭祖

周依春(四川乐山)

春节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也是传承家风的最好方式,在川东北一带又称作“上坟”。自从我记事起,每年的春节祭祖就从来没有缺席过。

父母进城居住之前,每年春节我们都在老家过年,因此祭祖的时间都是安排在大年三十中午吃团年饭之前。祭品有刀头(将煮熟了的腊肉刷下一小块用来敬祖宗,因为是一刀,所以称之为“刀头”)、敬酒(大多是散白酒)、香蜡、鞭炮和符纸,准备好这些祭品之后,父亲便带着我们去上坟。

我家的坟就在老屋下面一个名叫“盘龙湾”的地方,之所以叫作“盘龙湾”,是因为在众人的眼中它是龙盘踞的地方,是一块风水宝地。传说曾经盘龙湾的一块墓碑上有一条龙,正好对着河对面二郎庙(地名)的一家堂屋,每当月明星稀的夜晚,月光照在这块墓碑上,河对面二郎庙的堂屋就会出现一道亮光,堂屋的主人随着光源便追踪到了这块墓碑上,然后偷偷地跑过来将墓碑上的龙戳掉,可戳掉后不久,河对面堂屋的亮光又出现了,人们认为这里是龙湾福地。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因此附近的逝者大多被埋葬在这里,我的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分别逝于上世纪中下叶,也无一例外地被安葬在这里。

到达墓地后,我们按照祖坟埋葬的顺序,首先祭拜的是曾祖父,然后才是曾祖母、祖父和祖母。祭拜时,先摆好刀头、敬酒和水果,然后再点燃香蜡和符纸,晚辈们则在坟前整整齐齐站成一排作揖磕头,父亲在一旁给晚辈们讲述祖先的人生经历、艰难苦楚和勤俭持家的故事,并祈求他们保佑晚辈没病没痛、平平安安、健康成长,同时教育大家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忘

根和本,学会与人为善,懂得感恩奋进,最后在大家前往下一座坟头祭拜时,才点燃鞭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里河二岸(方言,意思是河的两岸)接二连三地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升腾起星星点点的袅袅烟云,乡亲们都在上坟,大家要在中午吃团年饭之前完成自己的心愿。

后来,父母随我们进了城,春节祭祖的时间只有调整到春节前的两三天。除了人赘女家的二弟和四弟很少参加外,我们都能准时到场,祭拜的流程几乎年年都一样,而且父亲每年都会重复同样的故事,目的就是为了加深我们的记忆和传承好家风。几十年来,我们家春节祭祖的习俗就这样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绵绵不断地延续。

今年春节前夕,我携妻子儿女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父母所在的小城。腊月二十九这天上午,我们一起去祭祖,令人欣慰的是二弟一家也加入了其中。冬日的乡村,山寒水瘦,草木枯黄,一派衰草连天的景象,惟有父亲曾经在曾祖母、祖父、祖母坟前种下的三棵杉树郁郁葱葱,苍劲挺拔,直指天空。来到祖先的坟前,父母已提前把祖先们的坟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父亲曾经讲述的那一幕幕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曾祖父那庖丁解牛的技艺和疼爱孙儿的柔情;曾祖母那陪伴四个曾孙长大的温暖怀抱;祖父那挑起家庭重担的羸弱肩膀;祖母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窘与无奈……

在返城的路上,我终于明白了二弟的良苦用心:虽然时代在变,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能丢,他们的子女已经长大成人,同样需要上这样一堂家风家教课、忆苦思甜课、成长励志课和感恩教育课。

想象乡村

吕祝子恒(重庆)

我一直很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同学。在别人看来,这话显得有些矫情,甚至别有用心,但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仔细想想,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魂牵梦绕的故乡,那样的故乡也许是贫穷的,也许是冷清的,也许是偏僻的,但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把那个故乡掏出来玩味一番,无论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记忆,都会回味无穷。

可是我呢,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十八年来虽然搬过几次家,也不过是从这个小区搬到那个小区,千篇一律的小区大门、小区花园、小区楼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构不成记忆,至少是没有值得回味的地方。确实,自己所居住的花园小区,别说乡村那样的炊烟袅袅,连传统意义上的胡同、小巷都比不了,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烟火气、市井气,当真是没啥没啥呀。

说实话,在课本里学到鲁迅的《故乡》《闰土》时,老师讲得深情并茂,讲得津津有味,自己却没有感觉,怎么也进入不了那种情景,没有丝毫感同身受。但我的那些来自乡村的同学却没有这种尴尬,他们很自然地就进入其中,甚至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乡亲们的影子。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乡愁,有乡村记忆可以唤醒。

我没有乡愁,这是不是很可悲?有那么一个时期,我莫名其妙就有了乡村情结,希望自己当初应该出生在农

村,生长在农村,那样自己就能切身体会什么叫乡音、乡情、乡愁。想想看,当自己说出“我的乡亲们”这种话时,心头肯定会涌出绵绵不绝的温暖,会有无数的温情画面浮现出来。可是,乡村总是离我很远,在我现实生活无法触及的地方。

我曾想象自己出生在一个农家小院,不是那种二层小楼,而是青砖平房,甚至就是泥瓦房,房前有一棵杨柳树,还有一棵核桃树,房子的旁边有一小片竹林,还有一方水塘。太阳每天从屋背后升起,从正前面的山坡顶落下,那时已是黄昏时分,我正骑着竹马和小伙伴们在嬉戏,直到我奶奶的一声声呼唤,或者我妈的一声怒吼,才极不情愿地跑回家,那时夜幕已经降临。那样的场景和画面,一定会被我定格在记忆中珍藏起来,当我远离乡村走进城市,当我想象的时候,就会悄悄把它们掏出来玩味一番,我会对远在乡村的父母说:爸爸妈妈,我在城里挺好的,学习成绩很不错,你们不用担心,放了假我就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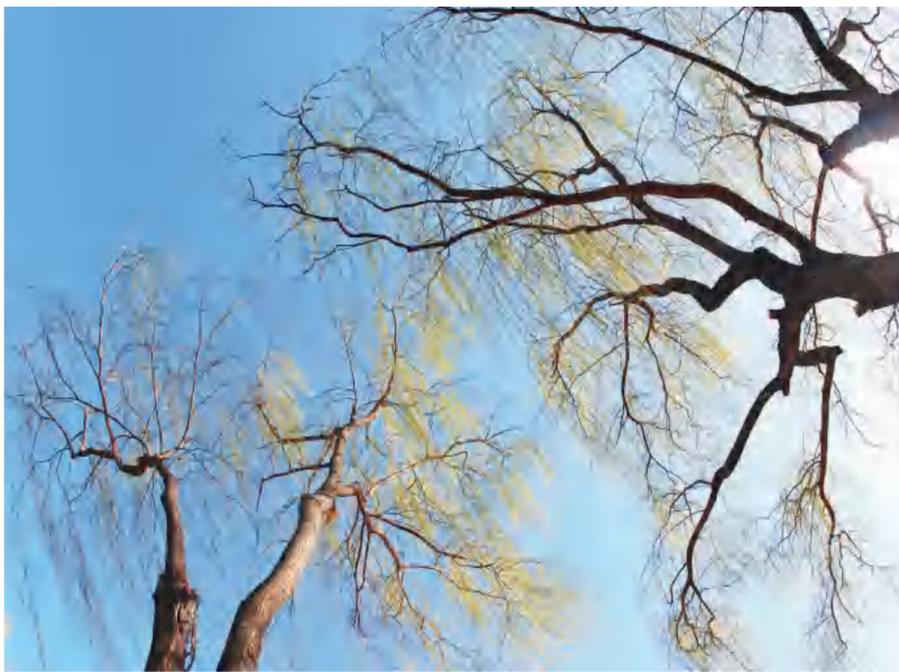
每次想到这些,我都会把自己感动得想流泪。但每次的结局都不那么美好,因为我总是猛然发现自己压根没在农村生活过,自己所谓的乡村都是虚构的,是凭空想象的,甚至就是一场梦。它看上去是那么不真实,也许在我那些来自乡村的同学眼里就是个笑话。

(作者系重庆八中高2023级18班学生)

小憩一角

王行水(湖南怀化)

林荫深处自然别有洞天
现代桃花源已深入人间
大大小小异彩纷呈的版本太多
板桥铺居民记住了大院这一个
花阶路与古栈道阡陌交错
青石铺就的穿插间隔有致
正好适合孩子们蹦蹦跳跳
六角亭转动着岁月的风云
亭梁上的飞鸟飞向过往
与老人的相逢叙旧颇为合拍
青壮尽可在反背钢管运动床上
大秀骨骼和肌肉的发达健硕
人工石桌配了几个墩墩凳
婆婆妈妈也安排好了唠叨处
在岗在位者大多来去匆匆
出现在晨间或向晚位德而过
高大的香樟低处的八角金盘
统一行着注目礼目送远方
时不时遇上一些鸟雀的欢唱
权当提高了接待规格的礼乐之声
城市花园式文明单位全民创建
小憩一角信心满满走在最前列



春风梳柳 杨明强 摄

挂灯笼

蒲光树(四川成都)

过年挂灯笼,曾经是我的奢望。

小时候,灯笼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但我知道,灯笼要亮,灯笼要煤油,是一定的。那时,煤油还叫洋油。煤油很稀缺,凭票供应;人民币更是稀缺,没钱买煤油,家家户户能省则省,许多事都摸黑做。人们在吃饱温暖的路上苦苦挣扎,浑然不知灯笼挂在谁家的屋檐。

不会因为过年,那个又圆又大的月亮就颠倒时序,跑出来为大家把长夜照亮。大年三十晚上,黑灯瞎火的。守岁,整个大院子,只有一盏四方形的玻璃灯,生产队长的,高高挂在家族堂屋的大门前,昏黄一片,模糊了夜的黑。一年来,人们贴贴黄土,像只蜗牛,拜倒在大地上,匍匐着,匍匐着,直到除夕,直到过年的这两天,才直起身,抬起头,缓口气,凑合在一起,在玻璃灯下,反胃一年的苦辣酸甜,聊一些道听途说的……好久没下雨了,地里的麦苗都被太阳烤干了……再不下雨,又只好张大张嘴喝西北风了……

有人把话题扯到地里的麦苗上,瞬间,人们不再瞎扯了,昏黄的光线下,一丝丝忧愁悄悄爬上了一

张张饱经风霜的脸。人们都默不作声,叶子烟的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缠绕着。生产队长能有啥办法?山上的庙拆了,树砍光了,野兔跑了,野鸡飞了,不是春天干旱,就是夏天涨水涝灾……唉,只有把裤腰带扎紧,熬!

我仰望着玻璃灯。玻璃灯有些老旧了,许久没有擦洗了,落满了烟尘,灯芯冒着一丝丝黑烟。豆粒大的灯火,很微弱,就像灯下那一双双迷惘的眼睛。

过了一些日子,有人学会了用竹片绑灯笼。除夕,竹灯笼取代了玻璃灯,好看了,时尚了,明亮了许多。

我喜欢竹灯笼。邻居绑灯笼,我去看热闹。后来,我也学会了做灯笼。

我砍来竹子,裁成节,剖成细小的竹片,拿弯刀铲去节疤,刮去黄蔑,找来细麻绳,把一节一节竹片绑成两

个正方形,用四根粗一点的竹片做立柱,把两个正方形支起来,灯笼架子就成型了,再绑上放灯的底座,贴上透明的纸,最后在灯笼底下系上红纸做的灯穗,竹灯笼就做好了。

家里有一盏煤油灯。生产队会计扔掉的墨水瓶,我捡来,洗干净,在瓶盖中间打一个孔,卷一个薄铁皮,用草纸做的灯芯,再插进瓶盖中间的孔,煤油灯就做好了。用了好多年,落满了烟尘,煤油灯已经很旧了。

大年三十,夜幕降临。母亲拿一张草纸擦净煤油灯上的烟尘,挑灯花,拨灯芯,加满油,放进灯笼,划根火柴,小心翼翼地点燃。我把木扶梯靠墙架起来,爬上去,稻草绳子穿过房梁,母亲轻轻拉动,竹灯笼就挂起来了,过年的喜悦在灯光里弥漫。多少年多少年漆黑夜,被灯笼照亮了。母亲凝望着灯笼,脸上堆满了微笑。“一点分明值

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平日里,为了省油,母亲总是把灯芯挑到最小最小。过年了,我做了一个纸灯笼,妈妈把油加得满满的,一点也不吝惜。我凝望着灯笼,心里升起万千感慨。这灯笼虽然大下小,还有点往右边扭曲,纸也有点厚,灯笼不对称,不美观,也不亮堂,但那束朦胧的光,一直被母亲背在背上,投射在我的眼前,照亮了我脚下的路。

闹完元宵,我把灯笼取下来,挂在屋里,空闲时,我就琢磨,怎么把灯笼做得正正方方,做得美观好看。临近过年,再做一个新灯笼,在圆柱形、六边形、腰鼓形骨架上,贴上宣纸,再用红纸上镶边,写上“欢度春节”“新年快乐”之类的祝福语,一年一个,花样翻新,手艺越来越好,灯笼也越做越美观好看了,新年的喜庆,美好的祝福,对好日子的憧憬,都融入了灯笼那红红火火的光里。

我会做灯笼了。过年挂灯笼,不再是奢望。

时光流失,我离开那片土地已多年,而今老房子拆了,我做的那些灯笼与往事,都化成了一片片思念,融进了岁月的深处。

春节见闻

□本报记者 马工枚 文/图

今年春节选择外出游玩的人明显增多,至少我身边的人是这样的。由于朋友们在这个春节大多离蓉,因此在除夕前一天晚上进行了同学聚会。我没有打算出行,但算算假期,也选择了外出游玩。

因为临时决定,所以这个假期去的是相对冷门的地方,错峰出行。成都历来是旅游热门城市,但这个春节似乎国内游客尤其多。出行的路上看朋友圈,成都春节景区、博物馆处处爆满,景点要逛,熊猫要看,川菜要吃,川戏要听……大小宾馆一房难求,餐馆等位几乎超过2小时。

我们自驾出行,成都周边的高速修得很好,跑起来很顺畅。都江堰、洛带、峨眉山、三星堆、大邑……个人感觉秩序还是不错的。没有去都江堰的热门景点,而是去了玉垒山山脚,围炉煮茶,逛街串巷,游览了充满年代感的老房子。其

中峨眉山虽然人满为患,但没有上山,直接找私汤民宿泡温泉,在泰安镇听炮竹、看烟花。后面再上山滑雪,初级雪道上也不挤。很久没去三星堆,今年去的时候,看到了新出土的文物,目睹了三皇堆祈福巡游。因为都在川内绕着成都打转,行程散漫,走走停停很方便。去大邑吃了肥肠血旺,就出发了。中途还去同学经营的民宿晒了一天太阳,吃烧烤。

返程的时候已经过了旅游高峰期,商铺陆续营业,成都并不算堵了。看变脸、音乐会的时候打车十分方便,几乎不用排队。成都在剧场这块做得很不错,去年还有《只此青绿》的巡演,推迟重演依然在成都上了。

成都2022年GDP总量达到2万亿元以上,国内排名前十,今年成都春节在灿烂的冬日暖阳下,新春的复苏迹象令人欣喜。

